

荆楚文脉与童心共舞

□李纲

春风拂过长江两岸,荆楚大地上的儿童文学创作正焕发着勃勃生机。2025年3月底,湖北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湖北省内作家,对湖北儿童文学发展历程、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态势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湖北儿童文学的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湖北儿童文学创作呈现良性的“金字塔”结构

湖北儿童文学的创作之所以能够始终居于全国前列,首先得益于拥有一支传承有序的高水平创作队伍。在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评论家刘秀娟看来,湖北儿童文学队伍不仅传承有序,而且呈现出三条赓续至今的清晰文脉,即以庞名为代表的乡土抒情传统,以董宏猷为代表的都市幻想谱系和以徐鲁为代表的红色记忆书写。《儿童文学》主编胡纯琦则认为湖北儿童文学的传承显示出鲜明的代际特色。严文井、叶君健等先驱开创了湖北儿童文学的叙事传统,奠定了湖北儿童文学的高度,而韩辉光、董宏猷、徐鲁、张年军、伍剑则在前辈奠定的创作高度上构建出具有多元化风格的创作矩阵。正是因为有了前辈的铺垫,林彦、萧袤、黄春华、童喜喜、姚娜梅、舒纾波等中青年作家和彭绪洛、陈梦敏、郝周、赵卷卷、新月等青年作家才能保持旺盛的创作态势,以各自鲜明的创作个性不断丰富湖北儿童文学的创作维度。

每一代的湖北儿童文学作家都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庞名开创了儿童文学的“诗化小说”传统,凌叔华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奠定了“儿童本位”创作理念,严文井推动中国童话从“教育工具”转向“文学审美”,董宏猷开创的梦幻现实主义传统为中国儿童文学开创了全新的创作路径,这些优良传统不仅在湖北儿童文学作家身上得到了良好的传承,更是对中国儿童文学造成了持久的影响。正如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周长青超所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湖北儿童文学创作态势已经呈现出良性的“金字塔”结构:塔基是庞大的创作队伍,塔身是多元的创作风格,塔尖是标志性的代表作品,这一态势足以保证湖北儿童文学未来将会不断涌现新人新作,给读者带来持续的惊喜。可以说,湖北儿童文学的代际赓续不仅捍卫了湖北儿童文学的声誉,也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建设提供了先进经验。

长江成为流淌在湖北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一条精神纽带

湖北儿童文学的成就也受惠于楚风楚韵的滋

养。近年来,在创作中调用传统文化资源和书写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已经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涌现出不少佳作。湖北儿童文学在调用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也佳作频出。例如萧袤的《新山海经童话》通过创造性改编让古老神话焕发出新的光芒,林彦的长篇小说《九歌》充盈着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充分借鉴楚辞的意象叙事和象征隐喻等手法,突破了传统儿童文学的叙事模式。伍剑的系列小说扎根武汉的历史与当下,承续江城记忆,九九以枝江为蓝本搭建起自己的文学世界,胡因好的长篇小说《我的爸爸是药王》扎根三峡本土,弘扬传统文化。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评论家郭艳通过研究发现,乡土文化受到湖北作家们的普遍重视,并被有效地转化为儿童文学的叙事资源。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教授聚焦湖北作家钟情的“长江”意象,认为长江已经成为流淌在湖北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一条精神纽带,长江所具有的滋润乡土、奔流入海的文化基因使湖北儿童文学既有鲜明的乡土本色,又能以开放姿态与全国乃至世界儿童文学展开对话。在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孙健江看来,湖北儿童文学之所以紧扣儿童文学基本要义,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楚文化中的浪漫精神和巫性神秘与儿童文学的精神气质存在着天然的契合。

立足高远而不忽视细节的文化自觉

关注传统并不意味着忽视当下。事实上,湖北儿童文学从未缺少关注现实,反映时代变迁的创作觉悟,例如舒纾波的《逐光的孩子》和《听见光》分别展示了大学生支教事业和残疾人关爱事业的发展进步,黄春华的《我和小素》歌颂了疫情中的中国人民面对灾难的不屈和勇敢,周羽的《少年的萤火》和叶子寒的《神奇的外公》谱写了当代少年心灵成长的励志欢歌。当代现实生活题材是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最为关注、着墨最多的领域,湖北儿童文学对现实题材的关注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即郭艳所说的“微观史诗”的特征。这种书写策略善于以小见大,以一斑窥全豹,在读者熟悉的生活细节中展现时代的宏伟图景。刘秀娟认为,湖北作家之所以普遍具有这种创作姿态是因为作家们拥有立足高远而不忽视细节的文化自觉。

“蹲下来写作”贴近童真

好的题材与内容固然是成就一部优秀作品的必备条件,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贴近读者接受能力

和接受趣味才是作品能被儿童读者接受的首要前提。成年人或许会基于实用目的去读一本索然无味的著作,但儿童只会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作品。湖北儿童文学作家显然深谙此道。陈梦敏的童话《外星人呱呱呱》里包含了大量科学知识和科幻命题,作者始终用童言稚语对科学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并且用戏拟的方式展现了当代儿童生活场景和行为心理,从而有效化解了儿童对于科学知识的畏难心理,激发起读者对科学知识的兴趣;新月的幻想小说《龟说》将《论语》《老子》中的古典哲思与一个充满幻想色彩的故事融为一体,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妙趣横生的故事为儿童读者讲述传统文化经典的要义;严晓萍的《少年读中华家训》将传统家训文学与当代儿童的心理需求紧密结合,在文本文本的浅语转换上做出了有益尝试。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浩教授认为,在湖北作家的作品中,“儿童本位”的创作伦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汤素兰则用“蹲下来写作”形象地概括了作家们这种贴近童真的创作姿态。胡纯琦更是认为,湖北作家似乎总能“以童眼观世界”,将一些富有深度的话题转化为儿童成长的寓言,这也成了湖北儿童文学的一个突出亮点。

文学的发展永远是一首“变”与“不变”相结合的协奏曲。不变的是永远纯真的童心,变的则是不断创新的文学表达形式。徐鲁的“灯火三部曲”尝试着在科学的对应发展与青少年心理成长之间建立起井然的对立关系;黄春华在童话《小旋猪》中大胆使用了鲜见于儿童文学中的复调小说技法;萧袤的童话《解忧公主和翼马》融合了历史小说、幻想小说、科幻小说的元素,呈现出一种新鲜、驳杂、多变的风格,突破了传统儿童文学的叙事模式;张连军的作品无论是语言还是文体意识都逸出于平常的儿童文学标准,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思维定式构成了挑战;彭绪洛的幻想小说将重要历史事件与现代探险元素相融合;邹超颖的小说《橘豆的茧》不仅模糊了小说、散文与诗歌的文体界限,还积极尝试跨文体写作,大量使用蒙太奇手法,为读者带来新鲜的审美体验。创新必然带有风险,但文学的进步也正是在不断地尝试与调整中酝酿而成的。在艺术形式上的不断创新既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力,湖北作家近年来在文体创新上的大胆探索无疑也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相信湖北儿童文学一定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

一部“冒犯之书”

——萧袤《解忧公主和翼马》阅读札记

□刘秀娟

叙事模式的传承,对现代童话抒情性、修辞性、复杂性的有意规避,使得它比现在很多童话作品更具童话的典型特征,更接近民间童话的本源。但它不是简单的返古、泥古,而是融入了历史小说、幻想小说、科幻小说的很多元素,文体上不作“自我限制”,完全根据讲述故事的需要,探索儿童文学新的表达方式和叙事空间。

文体的多样性也必然带来文本的多义性。萧袤把故事讲得轻松有趣,在看似线性发展的故事中,包含了很多隐藏的文本,这些嵌套使作品更为丰富、曲折、有趣。

它与经典文本形成了很强烈的互文关系。作品的开篇写道:

从前有位藩王,生了个宝贝女儿。藩王整天为国事、家事、天下事忧心忡忡,愁肠百结,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希望女儿能给他带来快乐,给她取名解忧公主。

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民间童话、传说故事都是这样开头的。这样讲下来,我们会觉得这是对历史上真实的解忧公主进行民间故事化的简写、再现,是一个“低配”版的历史故事。很快,随着故事的展开,萧袤在叙事上的多义性就充分展现。

翼马作为解忧公主最好的“玩伴”出现时,他写道:“伙伴”两个字打上引号,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吧。每个小朋友在童年时代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两个“玩伴”。这个“玩伴”不一定是真的,活蹦乱跳的,会说话的。

精怪们打成一团时,他笔锋一转,写道:“别打别打了,解忧公主还小,见不得这么多暴力!”这个类似画外音的角色很有意思,“他”到底在批评什么?可以仅仅理解为不赞同精怪之争,似乎也包含着对儿童文学书写暴力的反对,甚至是对孩子参与战争的反对。

解忧公主存亡之际,他于剑拔弩张的当口让“和事佬儿”开口:“一直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你们看,故事都没法往下讲了,快。”

看到这种写法,我们自然知道,这是现代儿童文学里才会有“的读者意识”,是经典的现代儿童文学文本。比如《木偶奇遇记》的开头:

从前有……
“有一个国王”我的小读者马上就要说了。
不对,小朋友,你错了,从前有一段木头。
如果熟悉儿童文学的读者,还会在这部作品中发现《爱丽丝漫游奇境》《小王子》《好心眼的巨人》《坚定的锡兵》等经典作品的投射,有些地方是萧袤对经典作品的巧妙化用,有些时候是表达致敬,也有可能是埋个“包袱”,期待有阅读经验的读者寻到宝藏,会心一笑。

这部作品也深深浸染着网络文化。网言网语、网络热梗、网络游戏,都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作品中,构成了一种回应当下的文化背景,这也是现代孩子必然的成长环境、网络环境。比如文学与网络游戏,读这部作品,我会不自觉地跳出《植物大战僵尸》《王者荣耀》等游戏设定。好的网络游戏实际上也是一种“叙事”和“人物塑造”,它需要文学的人物、

故事架构来支撑;反之亦然,网络游戏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忽视的文化消费场景,对现在的孩子来说,无论是不是玩家,作为网络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网络思维已经内化为他们的认知方式、行为方式,也一定在重塑他们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审美能力,这也是儿童文学创作需要面对的新课题。萧袤的创新在于,他并未从这些游戏中借取任何的元素,也并不去做任何的勾连,但他的叙事方式、角色设定,那些让有些读者尤其是成人读者感到奇幻繁杂、不合逻辑之处,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反而有一种熟悉感、亲近性,易于接受。

这是一个“多声部”的作品,作品中的角色会不时跳出文本,不断地“自我解构”,如同布莱希特实验戏剧,打破演员、角色、观众之间的分界,衍生出主体故事之外的“次生文本”。

突破时空区隔

这是西汉解忧公主的故事,也是一个现代故事。解忧公主既是一个历史人物,也是一个现代儿童形象。她和精怪们打败太阿王的故事不是在单一的历史空间展开,而是融入了很多现代生活元素;并不追求与古人的“相像”,而意在表达现代孩子的兴趣、心理、情感。这种时空的突破不是靠玄幻小说的“穿越”“架空”来实现,而是一种既在其中又出乎其外的语言和情节,是一种斜逸旁出,因而显得特别灵活、自由、有趣,有时可以理解为一种插科打诨。

比如,解忧公主和伙伴们到上林苑后,陷入一个神秘“大坑”,他们猜测这是皇帝的大脑,“皇帝的脑袋是个坑?”——读到这里,我们都会因为这个“脑洞有坑”的现代生活日常表达开怀一笑。又有精怪说,“皇帝想到太空去?”看似是一句玩笑话,实际上以轻松的方式让故事跳出了“古代背景”。在父亲被降罪前往西域的路上,解忧公主主要不断跟阻挠他们的坏精怪战斗,妈妈问她干什么,她回答说:“妈,放心吧,我玩一会儿就不玩了。”作者又捺捺不住地补充说,“打精怪跟打游戏似的,还要偷偷摸摸地打,这是属于解忧公主和她的小伙伴们世界,最好把爸爸妈妈拦在门外。”这完全是一个现代家庭的场景。当下生活以非常自然的、巧妙的方式融入了解忧公主的故事,既不伪装,也不违和,读者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对历史与现代的贯通,也会喜欢这样一个和自己气息相通的女孩形象。

突破审美惯性

这是一本好玩的书,一本富有游戏精神和童趣的书。从根本上,萧袤就不想创作一部“端着”的历史故事。虽然他本人对传统文化非常热爱,颇有修养,但我体会他并不想把一种沉甸甸的“敬畏”传递给孩子,使人“敬而远之”,反而希望孩子能热爱、融入,在解忧公主和精怪身上感受着童年的相通,体会当下与历史、我们与古人的相通。因此,它热闹、幽默、轻松、明快。故事的“动线”很突出,节奏很快,从解忧公主的成长,从长安到西域的行程,一直在行动,较少有静态的叙述,使作品有一种速度感(当



《蒲公英花园》讲述了音乐老师章华通过音符编织视障少儿的梦想的故事,章华用歌声传递希望,苦心孤诣带领孩子们循序渐进进行合唱训练,给他们的音乐理想插上飞翔的翅膀,这群孩子凭借对音乐的热爱和顽强的意志,挣脱命运的枷锁,排除万难,终于在合唱大赛中获取奖项,实现了音乐梦想。

既然选择教师这份职业,唯有躬身教学,真心诚意与孩子们做好朋友。这部童话并非一味地刻意追求高大上,把章华塑造成“天使的化身”。比如开篇写到章华本想去艺校,结果事与愿违,被分配到盲校;在去盲校报到前,她还有一些顾虑和抵触情绪,写出了主人公的复杂多面性,避免了人物扁平化。但当真正到了盲校,见到这群有视障的孩子,章华适时调整好心理状态,给每个孩子赠送毛绒玩具,慢慢喜欢上孩子们善良纯洁可爱的品性。在生活老师孙老师的指导与影响下,章华下定决心牢记每个孩子的家庭出身和脾性,树立“与他们交朋友”的信心,全身心扎根于盲童的教育实践。

在孙老师的协助下,章华带领孩子们进行站立、画画、形体训练、体能训练等各种基础训练,付出比常人多倍的时间和心血。章华深谙少儿的心理特点,但凡孩子们有一点点进步或好的表现,便会掏出“鼓励”“表扬”这两大法宝,开发他们的智商和情商,提振他们学习的信心。孙老师和孩子们感恩章华的辛勤付出,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宴,布置漂亮的房间、预订蛋糕,孩子们给她做长寿面、包饺子、唱生日歌,让章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爱,一边吃着面条一边泪流满面,同时也激发了读者的共鸣与共情,营造了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

《蒲公英花园》在情节设置上具有明显的戏剧化倾向,既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也增添了文本的艺术感染力。譬如第五章《心灵的窗》的情节很新潮,跟时代紧密接轨,该乐章写蒲公英合唱团主力队员小胖离开合唱团单独直播的故事,开播直播虽然前期产生了轰动效应,后期却因小胖歌唱技艺欠缺导致直播收视率急剧下滑,小胖几近面临精神崩溃。时刻关注着小胖动向的章华闻讯,第一时间与校长一起来到小胖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开导,用美妙的歌声抚慰了小胖躁动不安的心绪,小胖最终重回团队。第二乐章《蒲公英的梦想》写到章华正在上课,校长不约而同听到远处小奶猫凄厉的求助声,章华与孩子一道下楼去寻找小猫,其间校长一度批评指责她跟着孩子们胡闹,但最后校长也加入了施救队伍,与大家一齐齐心协力将三只猫咪从墙洞中成功解救出来。这个情节既赞美了盲童淳朴善良的品行,也彰显了盲校老师对学生的高度信任与包容、贴心的关爱。第六乐章《触摸音符》写到章华通过无线振动手环发出振动信号来指挥合唱,这个情节体现了高新技术的作用又富于想象力。篇末却留下一个让人猝不及防的遗憾:孙老师说自己再过两年会重新失明,这个消息不由令读者悲从心起,而章华的心语“我会回来的”则给小说留下意味未尽的回味。

值得点赞的是,小说的成功离不开作者下笔前扎实的素材积累。盲校音乐教学是一个特殊的教育领域,要写好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视障少儿是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眼压高,不能随便做剧烈运动;虽然视力有限,但听力却非常灵敏,心思敏感细腻,任何大一点的声音都会惊扰到他们脆弱微妙的神经。例如书中贯穿许多关于盲童教育的实践活动,章华通过打比方、联想、暗示等手法拓展形象思维教学,其有趣灵动的课件达到了寓教于乐、愉悦身心、意蕴深长的艺术效果。而这一切均得益于作者持之以恒深入盲校走访,摸底调查功夫下得足、底子打得厚。据了解,小说人物原型为湖北视障歌手肖琴,她六岁时因视网膜脱落导致右眼失明,但从未放弃对音乐梦想的追求,她用比别人多十倍的时间去努力和学习,最终成为国家二级演员。肖琴身处逆境而奋发图强的事迹感动了邓颖,于是邓颖萌生创作这部儿童小说的念头,利用大量节假日时间进入盲校,与盲校师生进行广泛座谈交流,挖掘第一手真实素材,历时五载春秋,终于完成了这部手稿。诚如肖琴女士所言:“我在作品中看到我自己。”《蒲公英花园》是一部反映温情与力量的佳作。”

(作者系中国作协评论家协会会员、武汉文艺评论家协会)

逐梦协奏曲

浅析邓颖长篇小说《蒲公英花园》
□蔡先建

然有时也会觉得有失粗疏)。他的语言亦庄亦谐,非常符合现代孩子的语言表达,在端庄、典雅、深沉的历史题材儿童文学中,增添了新的风格、新的趣味。比如他和“错馆长”的对话就非常有趣:“馆长,馆长,你啥时候改行当上了牛车司机啊?”“有司空、司农、司马、……司徒……司厨、司仪……这一——这司机是什么意思呀?”“可就这个跟不上节奏的老学究,要带解忧公主去见司马将军的时候,拿出一块封泥,对着封泥自言自语,‘呼叫司马将军,呼叫司马将军,解忧公主想见你,还有几个一同‘游学’的小伙伴,我已经给您发了‘位置’……’不需要铺垫,作品立马进入现代孩子的角色扮演游戏情景,那个封泥我们自然知道是模拟“对讲机”的游戏道具。大头怪没文化,把自己的计谋称作“奸计”;一个精怪又吹捧大头怪说,“老板,您刚喝了五壶四海酒”。既是计量器皿,好像也不尽然,这种“谐音梗”令人捧腹。作品中随处可见文字游戏、典故新解、刻意误解,使神话传说、历史文化与当代生活产生奇妙的连接。

现在的孩子对于传统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他们更愿意接受“活态”的传统,这些年“国风潮”兴起,与文博领域、文艺领域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有关系,我们对传统的态度越来越“活”,表达的方式越来越多。从《哪吒2》的火爆,我们都能感受到新一代读者、观众对改编故事更有包容之心,对多样化审美更有接受能力,对复杂多义的文本更有解读能力。这样一些不合常规的历史书写并不会造成什么歪曲,反而能够激发读者的兴趣,丰富儿童文学的审美精神内核。

突破精神桎梏

萧袤的童心和淘气在这部作品中发挥了极致,使孩子在阅读中能够得以释放、解压。现在的孩子生活在被过度关注的环境下,被保护也被限制,格外需要培养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能力。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中提出,“童话故事可以激发和培育儿童最需要的情感资源,使他有能力去应对那些他们难以言状的棘手的内心困扰”。因此,我非常看重《解忧公主和翼马》在“战斗”或者说“游戏”当中所宣扬的价值:一是重视儿童与伙伴的关系,或许可以帮助读者一定程度上克服社交恐惧带来的困扰。二是倡导从容淡定的生活态度,永不匆忙、永不忧愁,或许可以帮助读者缓解普遍性焦虑、内卷、恐慌。三是鼓励乐观开朗幽默的人生态度。能让孩子哈哈大笑是很高明的艺术。我们反对儿童文学的“娱乐化”,是反对那种空洞、浮华、拿腔作调的搞笑,而不能否定文学阅读的“娱乐功能”,更不能否定快乐的人生态度。四是提倡包容和谐的社会关系。“好精怪”与“坏精怪”、“善”与“恶”,并非永远对立,要营造更加包容、更富弹性的人际关系,要允许孩子的阶段性错误,要给予成长以足够的耐心与呵护。

我们总是希望有破就有立,但我觉得萧袤这样的儿童文学老将能够不断出新,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他敢于挑战、努力创新,主动突破“舒适区”,避免写作的惯性,使儿童文学更加包容、多样。我们不必非要因这就来确定立什么、就要尊它当“经典”,应该对探索性作品多一些包容,探讨一下它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新鲜经验。有些作品是曲径通幽,不一定需要成康庄大道。
(作者系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评论家)